



见习记者 熊方嘉

一手改良版“厨肉”是父亲的独门绝活,鲜嫩鱼肉团翻滚出锅,香透整个院子,也成了孩子走多远都忘不掉的念想。从未摸过木工活的庄稼汉,硬是靠几块旧木板、一把斧子和几个不眠夜,打磨出一把温润的木手枪,圆了孩子童年最骄傲的梦。那个在外工作、难得回家的父亲,旧皮箱里没有贵重财物,却总能变出几颗桂花糖、一小包笋干;他削陀螺、折纸动物,用粗糙的手掌护住孩子们最甜美的童年。他们个个身怀“绝技”,撑起了整个家。

一碗厨肉,半生父爱

在我家,逢年过节或客人到访,都是父亲掌勺。父亲不是样样精通,但手脚麻利,能快速做出五六样拿手菜。家里餐盘虽不成套,但个个精致,尤其是一个鱼形盘子,应是父亲用心淘来的。父亲说:“人靠衣装,菜靠盘装。”

父亲做的“厨肉”,是我吃过最好吃的菜。

那年大学暑假回家,我大病一场,三天水米未进。父亲看着心疼,寻来一条鲜活的乌鱼,说:“儿子,今天给你做个厨肉。”

所谓厨肉,本是旧时厨娘用剩肉和红薯粉做的吃食。父亲却用鲜嫩鱼肉做了改良。他在土灶上生火,把水烧开,下鱼肉。不一会

儿,锅里翻滚着一个个圆润饱满的鱼肉团。接着,他快速淋入山粉糊,不停搅拌。出锅时,厨肉通体透明,再撒几粒翠绿葱花,一碗热气腾腾,香气扑鼻的厨肉就大功告成。

父亲说:“儿女在外漂泊,最念的是父母做的菜,味道是根,是回家的路。”那时我还不能完全理解这句话。

直到多年后,当我的孩子从泉州打工回来,吃饭的时候说了一句:“还是爸做的菜好吃。”那一刻,我鼻子一酸,眼眶瞬间红了。

我终于读懂了父亲,原来,那一饭一蔬之间,藏着的不仅仅是滋味,更是父亲盼儿归家,厚重如山的牵挂。

陶俊

木枪藏父爱,岁岁暖童心

那年“六一”儿童节,父亲亲手为我做的木手枪,是我这辈子最珍贵的宝藏。

小时候家境普通,看着邻居伙伴每逢“六一”,总能收到崭新玩具,比如扣动扳机能发出声响的玩具枪,我很是羡慕。细心的父亲看穿了我的小心思。那年“六一”前夕,从未碰过木工活的父亲,悄悄从家里翻出工具。忙碌了一天农活后,父亲坐在院子的灯光下,笨拙地摆弄着木料。我那时年纪小,只满心期待礼物,不懂其中的不易。

儿童节当天,父亲眉眼带笑,小心翼翼把打磨光滑的木手枪递到我手里。原木的质感温润朴实,枪身打磨得圆润光滑,没有棱角,是他连夜反复修整的成果。我捧着独一无二的木枪,欢喜得在院子里跑来跑去,一整天都爱不释手,那是我童年最快乐的一个“六一”。

多年后长大成人,偶然和母亲闲聊提起这把木枪,



朱权利和父亲的合影。

母亲轻声告诉我真相:“你爸为了给你做这把枪,熬了好几个夜晚,手上磨出了水泡,扎进了木刺,一次次返工重做,就怕做得不好,让你失望。”那一刻,我红了眼眶。原来年少时无忧无虑的欢喜,是父亲笨拙又深沉的偏爱。他不善言辞,不懂浪漫,给不了我昂贵的礼物,却用最质朴的双手,倾尽所能护我童真。

一把普通的木枪,承载着沉甸甸的父爱。岁月匆匆,木枪早已泛黄陈旧,可这份藏在时光里的温柔爱意,永远温暖我的岁岁年年。

朱权利

父亲的旧皮箱

父亲1917年出生,30多岁便离开家乡,前往杭州谋生。

今日得空,我翻出父亲的遗物——一只旧皮箱。我幼时父亲不让碰,说里头藏着“宝贝”。如今开箱细看,整整齐齐叠放着他数十年前的笔记本与日记。

父亲早年在外工作,我年少时极少与他相见。听母亲说,父亲工作地点偏远,公务繁忙。每每返乡,这只旧皮箱里总会变出几颗桂花糖,或是一小包笋干。他将糖果分给我们兄弟姐妹,自己倚坐在门槛上,温和地看着我们嬉闹。有一回我嘴馋,偷吃了他准备带给同事的麻酥糖,被父亲发现后,他温柔地摸摸我的头说:“下回爸爸多带一包。”家中人口兴旺,每次归家,他总满心温柔陪伴孩童:或是削一根树枝做成小陀螺,或是用旧报纸折出各式小动物,逗得我们满院欢跑。

年岁稍长,我才知晓父亲曾任职于海宁县农产品采购许村中心、海宁县商业局许村办事处,先后担任站长、主任等职。据母亲讲述,父亲对待工作恪尽职守、一丝不苟。为推广外销黄麻、蚕丝等本土农产品,他常年四处奔波,足迹遍布上海、天津、北京、黑龙江等多地,工作做得有声有色。

彼时在当地,父亲是能力出众的基层骨干,既精通农产品业务技术,又深谙商贸运营之道,产品远销东南亚。为适配跨境贸易工作,上世纪五十年代,父亲开始自学外语。留存的笔记本中,十余页纸张密密麻麻誊写着各国名称、产品品类、行业代号与贸易别名。泛黄纸页间,我仿佛窥见父亲伏案苦读的身影:幼时他难得居家,夜晚便就着一盏煤油灯低声识记单词。我趴在桌边懵懂发问:“爸,你在念经啊?”父亲笑了笑,在我手心写下“Coffee”,柔声道:“这是洋人的茶,以后爸爸带你去喝。”后来我才明白,那些挑灯夜读的夜晚,他熟记的从不止一个单词,而是大段专业外贸术语。

今朝细读整本日记,我彻底读懂父亲藏于岁月里的赤诚。感念他一生缄默自持、无私包容,我满心肃然起敬。

傅乔法